

江蘇鄉賢傳畧初稿

江蘇研究社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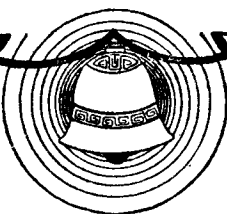
教員

專

江蘇研究社編

江蘇鄉賢傳略初稿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江蘇鄉賢傳略初稿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江蘇研究社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上海福州路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299)

目次

吳太伯與仲雍季札	………	一
言偃	………	四
蕭何與曹參	………	六
顧雍	………	一〇
周處	………	一三
顧野王	………	一五
陸德明	………	一六
劉知幾	………	一九
胡瑗	………	二三
范仲淹與范純仁	………	二五

陳東	二九
陸秀夫	三一
唐順之	三二
顧憲成高攀龍與周順昌	三五
徐光啓	四一
陳子龍	四三
盧象昇	四五
瞿式耜	四八
沈廷揚	五三
顧炎武	五七
顧祖禹	六一
陸世儀	六三

惠棟	……	六七
錢大昕	……	七二
王念孫	……	七五
王引之	……	七八
莊存與	……	八一
劉逢祿	……	八四
阮元	……	八六
汪中	……	九一
鄧廷楨	……	九四
關天培	……	九七
趙聲	……	一〇〇
熊成基	……	一〇四

吳太伯與仲雍季札

吳太伯與吳仲雍吳季札，皆以讓天下知名於後世者也。太伯仲雍皆周太王古公之子，古公有三子，長次卽太伯仲雍，幼曰季歷。季歷妻太任，性端壹誠莊，尤嫺胎教，方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而生文王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因古公病，託詞採藥衡山，偕弟仲雍，亡奔荊蠻，自號「句吳」，其地實在今蘇州北五十里，無錫常州界，今無錫境內尚有泰伯城，可知蘇錫常三屬，實爲太伯發祥之地，而江蘇之稱「吳」，亦自太伯始。吳於古代爲荒僻野蠻之地，不齒於中原文物之邦，太伯時居民仍有文身之俗，太伯至其地，斷髮文身，以從蠻俗，兼示「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故太王死，季歷卽位，傳至文武，奏克殷之功焉。

太伯死，無嗣，弟仲雍繼立，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遂加封周章爲吳君。周章之後，十四傳而至壽

夢，吳始大稱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三曰餘昧，幼曰季札。季札最賢，通禮樂政事，卓然有政治家之風度。嘗聘於魯，觀周樂，聽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之歌，而知諸國之盛衰興替，見舞大武、韶、濩、大夏、招、簡，而知聖人之德。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有所歸，難未息也。』晏子從其言，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蠻高之難。使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善衛君子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等。適晉，善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等，而知晉政將萃於三家。其卓識類如此。又重信義，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寶劍繫於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其遇友之誠信又如此。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夢卒，諸樊讓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命弟餘祭立，欲以次由餘昧而季札，以成

壽夢之志，藉季札之義，而先封季札於延陵，故世稱延陵季子。及餘昧卒，季札又讓，且逃去，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僚爲諸樊之子，光刺死，光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傳子夫差，爲越所滅，故季札終不爲吳王。僚使季札於外，光立始歸，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則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其以國家爲重有如此者。故太伯仲雍季札皆以天下讓於人者也，皆以國家爲重者也。雖太伯仲雍之讓與季子之讓不相同，要非宅心仁厚，目光遠大者不辦。伯仲之讓，順父志使昌於後世，奄有天下，而已則披荆斬棘，別謀發展，中國歷史，上綿延最久之朝代，厥爲周。文、武固有開國之功，而實太伯仲雍啓之。中國目下文物最盛之省，厥爲江蘇，而當時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者，實爲太伯昆仲，其影響於後世之偉大，有如此者。季子之讓，逆父志，違兄意，似爲一潔身自好者流，實則當春秋之世，攻伐相尙，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吳何獨不然，且兄子之互相傾軋，季札寧不見之。故季子之不爲吳王，當時識者早有定論，其敝屣尊榮也，所以示遠禍，所以寧國家，所以爲紛亂之世爭權奪利者之表率，誠特立獨行之丈夫也。之三人者，我人可稱之曰有吳三傑！

言 偃

言偃，字子游，子者男子之美稱。孔子弟子。論語禮記皆非仲尼弟子所定，而爲仲尼之再傳弟子所記，或名之曰偃，或字之曰游，或序其次曰叔氏，或尊之曰子游，行文時視其地位而別異之，以存當時之真也。其年，史記謂「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謂「少孔子三十五歲」，或謂家語僞書，則史記之說是歟？或曰「魯人」，或曰「吳人」，並代遠年湮，無可深考。殆以宰武城而魯人之葬常熟而吳人之歟？嗚呼！功不可倖致，名不可盜取，理數然也。子游以一宰而垂名迄今，豈偶然哉？夫仲尼行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游夏以文學冠於儕輩，則非端賴孔門弟子之地位而傳，蓋可斷言。由來雖有佞幸起家，坐致鐘鳴鼎食者，然不旋踵而冰山一倒，名歸黃土，藉有傳者，貽人唾罵者，夥矣，烏足以爲法哉？子游之道德學問，稽之載籍，固不僅文學而已，又不僅一宰足以滿其量也。溯其事迹，足資吾人景行者，舉之於左：

論語：『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蓋以教爲政，融政教於一爐者也。從來大有爲之君如禹、湯、文、武、成、康，以至於後世，何莫非以德感人，以教爲工具，而措國家於磐石者乎？禮運：「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固非教不足以致此也。然則偃之宰武城，其得於治道者深且遠矣。其術甚正，其道甚大，不亦休哉。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爲，幼有所長，矜孤寡，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

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與？』」
雖曰究禮，實集政教之大成，體國經野之大道也。子游之學，從可知矣。

論語：『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味其言，釋其旨，則言偃又堅強篤實之人也。夫春秋之世，亂世也，邦國紛立，人競以利，其不朝秦而暮楚，晨合而夕離者，鮮矣。能擇主而始終其事如馬援，重心許而雖死不渝如季札者，少之又少者也。子游則顯言斥其非，不亦偉哉。或以孔子相魯之後而周遊列國，若將擬之於事君數者，則膠柱鼓瑟之談矣。由此可知子游之事蹟雖少，然即此數事，已足窺其大概矣。故曰：子游之能不必以文學爲限，子游之德不必以仲尼弟子傳也。

蕭何與曹參

從來言建國佐治者，必推伊呂蕭曹。伊呂年湮代遠，傳書甚少，漫無可究。蕭曹乃更著名。蕭曹者，蕭何與曹參也，皆沛人，與漢高祖生同世，居同鄉，何於高祖微時即相識。秦時何爲沛主吏掾，以文無害見稱於時。夫舞文弄法，吏之慣技，而蕭何爲吏，乃以無害稱，何誠一忠厚長者也。何爲吏遇高祖獨厚，高祖

爲布衣，何常以吏事護之，及爲亭長，又常擁助之，及其繇役咸陽，吏皆以三百爲贖，何獨贖五百。秦欲徵何，何固請得毋行，高祖爲沛公，何卽爲其丞以督事，蓋蕭何有知時之哲與識人之明者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之徙王漢中也，諸將皆怒，欲擊項王，力諫從徙漢中，養民敬賢，還定三秦者，惟蕭何也。何之卓識，類如此。韓信者，淮陰人，家貧母死，無以爲葬，從南鄉亭長食，亭長妻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幸有漂母飯之，始得繼命。淮陰少年辱信，令出胯下，信亦怯而從之。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亦碌碌無所短長，及背楚歸漢，惟蕭何知爲國士，力薦於漢王，其後定三秦，滅魏攻趙平燕齊，誅項羽於垓下，皆信之功。微蕭何之推薦，則信終亡走，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漢王既用韓信策，走陳倉，定三秦，與項羽遇於滎陽成皋之間，留何守關中，漢王軍屢敗，何計戶轉漕，常與關中卒以補之，漢軍之得以屢敗屢整者，亦惟何功。是以項王既滅，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

『夫獵進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逃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謂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運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漢王卒從其請，而以蕭何爲第一，益封食戶，未幾進爲相國。漢王者最雄也，天下既定，猝與兔死狗烹之獄，患難大臣，都遭誅戮，何夙以得民心著，竟免於難，則其智計又有過人者。史傳漢已誅韓信，進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爲相國衛，何知禍近，悉以私財佐軍，漢王悅，復頻問相國何爲？何乃多買田，賤貨貸以自污。漢王平陳豨歸，民遮道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者數千人，王以示何，何請以上林空地，民得入田，漢王乃械繫之，後得王衛尉之解乃釋。惠帝時卒，諡曰文終侯。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教亦可。

以風矣！病篤時，惠帝問誰可爲代？何對曰：『知臣莫若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參與何本相善，及爲相有隙，何死，獨薦參，公忠體國，不念舊怨，蕭何有焉。故蕭何死而曹參爲相。

曹參者，亦高帝之功臣也。高祖爲沛公時，參以中涓從，一遷五大夫，再封執帛，號建成君，爲戚公，三封爲建成侯，四遷爲將軍中尉，五賜食邑於寧秦，六拜爲假左丞相，七賜食邑平陽，八爲齊國相，九代蕭何爲漢相國，薨，諡曰懿侯。參之從漢高帝也，武功甚盛，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故功臣有『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之說。百世而下，有不以參爲赴赴武夫者乎？不然，何以攻城略地，勇往直前，如此其偉也。以恆理度之，長於武功者，文事多拙，若不可以言治國矣，而參獨不然。方其相齊也，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齊爲大國，治凡七十城，而參又爲武夫，不諳吏治，但參相九年，齊國方集，大稱賢相，則以參能用蓋公之言故。蓋公者膠西人，善治黃老言，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言，致齊國於治。其舍已從人，虛懷若谷之精神，尤可法也。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爲寄，慎勿擾焉！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蓋悉本黃老之旨也。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是益將清淨無爲之法，擴而充之矣。參爲相國三年而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蓋漢初之治，蕭何倡之，曹參守之，微何無以具法令，微參無以寧民心。所謂蕭規曹隨，在漢初政治上之功效，正復相同耳。

顧 雍

從來因感知而奮發者，多矣。吳六奇之於查伊璜，其近而尤顯者也。若夫樊掖後進，俾之成就，則後漢之蔡中郎，其著也。中郎睹王粲而倒屣以迎，謂將舉所有圖書而贈之；值顧雍而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顧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蔡邕所歎賞云。人世萬事，每多奇偶，如伊璜樊

六奇而卒脫私史之禍；伯喈獎元歎而植江東名臣，不亦盛哉。陳壽曰：「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河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靖，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尙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日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是恩榮不能淫其志，而明哲足以保其身者也。壽又曰：「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常，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既改爲太常，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尙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所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